



傳統上，美韓夥伴關係以地面戰為基礎，不過，現在應以海軍作戰為首要。

(Source: Jihoon Yu and Erik French)

● 作者/Jihoon Yu and Erik French ● 譯者/周敦彥 ● 審者/黃坤銘

美韓聯盟意涵

The U.S.-ROK Alliance as an Indo-Pacific Maritime Partnership

取材/2022年5月美國海軍學會月刊(*Proceedings*, May/2022)

美韓聯盟應善用各種戰略對話機制、積極投入跨國作戰演訓、循序拓展各項操演範疇，方可肆應緊接而來的大國競爭，以及兩國海上共同利益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傳統上，美國-南韓聯盟(以下簡稱美韓聯盟)著重陸地而非海洋。韓戰及大部分冷戰期間，該聯盟最憂心北韓南侵。因此不難理解，強化作業互通能力與戰備整備狀態的大規模演習都聚焦在地面戰，而不是海軍作戰。

儘管行之有年(另盱衡當前現況)，美韓聯盟仍具備重要海上夥伴關係的發展潛力，且南韓遠

洋友邦也能因而在實質利益上雨露均霑。美韓應戮力強化萌芽中的夥伴關係，循序漸進規避中共的各式阻撓。

海上共同利益

美韓在印太地區共享三項重大海上利益。首先，雙方都希望該地區能維持權力平衡，不樂見單一國家成為區域霸權，因為單一霸權會威脅南韓政治獨立、主權與領土的完整性。而且，亞洲區域霸權因國內局勢穩定，得以挑戰美國遍布全球的權力和影響力，也可能威脅印太地區重要商業活動，嚴重衝擊美國境內安全與繁榮。¹ 因此，兩國都戮力確保沒有潛在對手能取得區域內的海上兵力優勢。

其次，美韓都仰賴海上貿易，海上交通線(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是經濟發展的屏障。南韓幾乎所有能源都仰賴進口，海運路線橫跨印度洋、南海和東海。² 同時南韓屬於出口導向型經濟，須依賴海上交通線將國內產品外銷至亞洲、北美和歐洲市場。³ 前述交通線亦為美國海外貿易的命脈，因此美國不遺餘力確保運輸路線安全無

虞。

第三，兩國都重視區域海洋秩序的核心規範，包括尊重海洋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和平解決海上爭端。⁴ 美韓都支持《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的基本原則，包括無害通過權(The Right of Innocent Passage)。此外，雙方瞭解開放貿易所帶來的共同利益，而前述原則可以鞏固權力平衡。

不斷變化的威脅

印太地區不斷變化的威脅讓美韓海上夥伴關係更形穩固。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來自北韓的陸上威脅不斷減少，卻有愈來愈多威脅衝擊雙方的海上共同利益。

雖然北韓核計畫和窮兵黷武依舊令人不安，但當前北韓人民軍與冷戰時期的傳統威脅並不相同。北韓人民軍仍具備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常備兵力，但其所配賦的蘇聯時期武器老舊不堪，很難在關鍵時刻取得維持地面作戰所需的關鍵物資。⁵ 除此之外，堅固陣地、崎嶇地形，以及聯盟空中兵力的壓倒性優勢，都



強化美韓嚇阻或抵禦北韓入侵的能力。⁶

但海上作戰環境的威脅漸形嚴峻，與陸上作戰情勢形成鮮明對比。伊朗等流氓國家和亞丁灣海盜等非國家行為者，對美韓在開放海域的安全利益帶來風險。中共著手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包括潛艦與攻船飛彈，同時強化南海與印度洋的兵力投射能力。⁷ 中共第一艘航空母艦已下水服役，刻正有數艘航空母艦在進行量產。此外，中共似乎愈來愈不掩飾其意圖，設法在該區域強勢地利用海軍力量達成所望目標，特別是在東海、臺灣海峽和南海。南韓在其專屬經濟海域和黃海蘇岩礁(leodo rock)與中共爭端不休，其已經嚐到苦頭，親身體驗中共的強硬態度。

這些事態發展破壞聯盟的海上利益。中共海軍快速現代化導致其軍事力量與鄰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破壞區域權力平衡。此外，中共可能運用海軍來威脅聯盟海上交通線和運輸安全，並且在黃海、東海和南海爭奪主權，破壞區域內海上秩序的核心原則。

南韓海軍發展

擴張南韓遠洋海軍有利於美韓發展海上夥伴關係。自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南韓完成政治轉型，重新思考其戰略重心，長期投入傾國之力推動海軍現代化，迄今仍努力不輟。⁸



2018年金眼鏡蛇演習(Exercise Cobra Gold)期間，南韓陸戰隊等待通用登陸艇傍岸接駁。美國應該增加南韓駐軍，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威脅，強化雙邊海上夥伴關係。(Source: US Navy/Sarah Villegas)

南韓海軍已籌獲遂行遠洋任務所需的新一代先進驅逐艦。⁹ 其中包括KDX-III世宗大王級(Sejong the Great-Class)驅逐艦，該型艦配備神盾戰鬥系統和大量導引飛彈。目前，三艘KDX-III正在服役，另外三艘量產中。此外，南韓海軍刻正研發KDX-IIA忠武公李舜臣級(Chungmugong Yi Sun-Shin-Class)新一代驅逐艦，該艦採用匿蹤技術，並規劃研製5,000噸火力艦，能針對水面和陸上目標發射大量巡弋飛彈。

南韓海軍刻正建造排水量更大、火力更強的攻擊潛艦，包括新型KSS-III島山安昌浩級(Dosan Ahn Changho Class)潛艦，此艦採用絕氣推進系統(Air-Independent Propulsion System)來增加水下續航力。目前已經有三艘KSS-III完工，六艘正在進行建造。此外，南韓海軍進一步考慮以核能推進當作未來KSS-III的動力系統，以大幅提升其遂行遠洋任務的能力。¹⁰

另一方面，南韓海軍亦著手發展海基空中武力。其兩艘LPX-I獨島級(Dokdo-Class)兩棲突擊艦可搭載10架直升機，或是短場起飛/垂直降落(Short-Takeoff/Vertical Landing, STOVL)的短翼飛機，諸如F-35 B型戰機。值得注意的是，南韓海軍的《2045願景》(Vision 2045)將輕型航空母艦(Aircraft Carrier, CVX)納入建軍規劃，該航艦能夠搭載更多短場起飛/垂直降落飛機。¹¹

南韓海軍編成第一支海上特遣分隊(Task Flotilla)，主要任務為遂行朝鮮半島外之兵力投射。¹² 另外，也在濟州島(Jeju Island)建造海軍基地，幅員橫跨

東海的主要海上交通線。總之，上述舉措可確保南韓的重要海上利益、強化美韓聯盟，藉以左右印太地區的戰略競爭。

前進的道路

美韓已著手深化雙方海軍夥伴關係。在戰略層面，定期聯合發表聲明，宣稱該聯盟是區域安全的「關鍵」，並強調該夥伴關係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擔之責任日益增加。¹³ 該聯盟《未來防衛願景》(Future Defense Vision)強調遠洋「共同國家安全利益」之重要性。¹⁴ 2021年5月21日，拜登和文在寅在聯合聲明中，強調共同致力「捍衛南海及地區航行安

全與飛越自由」，以及「維護臺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承諾。¹⁵

在作戰層面，兩國已將聯合演習和海上訓練由朝鮮沿海向外延伸，參與遠洋「太平洋先鋒」(Pacific Vanguard)、「太平洋之盾」(Pacific Shield)和「環太平洋」(Rim of the Pacific)等多邊演習。雙方在第151聯盟特遣部隊中並肩作戰，共同執行亞丁灣的海盜打擊任務，並透過執法協調小組與利害關係人合作，遏制北韓在海上逃避制裁的意圖。

儘管取得重要進展，但是南韓的抗「中」憂慮成為美韓海軍進一步合作的絆腳石。雖然，南韓和美國一樣，也會擔憂中共



「2020太平洋先鋒演習」(Pacific Vanguard 2020)期間，多國軍艦編隊航行。美韓應進行遠洋操演，將海上兵力進行遠端投射，以展現共同捍衛印太地區的決心。(Source: US Navy/Sam Hardgrove)



不斷壯大的軍事實力，但對北京有所顧忌，不敢公然掣肘。畢竟，中國大陸是南韓最大的貿易夥伴。¹⁶ 中共強烈反對南韓在其境內部署「終端高空區域防禦」(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飛彈防禦系統，並採取各式反制手段，讓南韓進退維谷。¹⁷

儘管如此，美韓仍可採漸進方式，持續鞏固海上夥伴關係，逐步在戰略和作戰層面強化跨國海軍合作。

在戰略層面，聯盟在高層協商中應更加重視海上合作，包括安全協商會議(Security Consultative Meeting)、韓美軍事委員會會議(ROK-U.S. Military Committee Meeting)及韓美整合國防對話機制(Korean-U.S. Integrated Defense Dialogue)。前述對話機制為兩國領導人提供溝通平臺，藉此實現兩國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共同願景，特別是在處理黃海、東海和南海爭端方面。兩國也因為簽署聯盟海軍協定而獲益匪淺，前述協定與2019年美英日三邊海軍協定相仿，旨在闡述締約方對強化海軍夥伴關係的承諾。¹⁸

與此同時，美韓雙方應廣泛涉入其他重要的多邊區域安全對話。具體而言，南韓應隨同美國參加現行美日澳三邊磋商，包括其年度三邊戰略對話(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同樣地，南韓也應加入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Dialogue)。透過這些機制，美韓夥伴關係可加強與其他區域海事利害關係人的合作關係，追求共同利益。

美韓可以在作戰層面逐步強化海上夥伴關係。美國應調整南韓駐軍型態，以因應印太地區不斷

變化的情勢。目前，美陸軍駐南韓部隊約有1萬9,500名，但美海軍只有350名。¹⁹ 情況應有所改變。美國應責由高階美海軍指揮官親率大規模海軍部隊，來強化雙方海軍關係。另外，在濟州島海軍基地長期部署數艘美軍水面戰艦，同樣可以增進雙邊海軍關係。

聯盟部隊應遠離南韓沿岸進行跨國海軍演習，在印度洋和南海的海上交通線周邊進行遠海聯合操演。這些演習置重點於擴大操演範疇，從簡單機動航行演練，擴大到海上整補、阻絕作戰、反潛作戰、防空及水面作戰等。隨著南韓開始運用獨島級兩棲突擊艦和輕型航空母艦進行戰機短場起飛/垂直降落作業，也應將艦載空中兵力納入聯合演習，藉此強化整體作戰能力，共同應對海上威脅。此外，這也向外界發出一個強而有力的信號，表明雙方願意在捍衛印太整體利益的前提下，共同遂行聯盟作戰。

美國亦須鼓勵南韓參加多邊海軍演習，²⁰ 包括澳大利亞、日本和印度的年度馬拉巴演習(Malabar)、澳大利亞、法國、日本和印度的佩魯茲演習(La Perouse)，以及其他類似操演。這些小規模舉措可強化友邦與志同道合區域海上強權間的合作關係，確保大家在印太地區的共同利益。

美韓聯盟海上共同利益面臨愈加嚴峻的挑戰。隨著南韓海軍蓄勢待發，蛻變為一支強大的遠洋部隊，兩國應該尋求新的海上合作機會。面對中共反制，如果美韓要將海上聯盟發揮到淋漓盡致，就須循序漸進、致力精進雙方海軍的聯盟作戰能力。如此一來，將可逐次強化美韓夥伴關係，確保雙方能不屈不撓地應對日益激烈的大國競爭。

作者簡介

Jihoon Yu中校現為南韓國防分析研究院(Korea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研究員，曾擔任南韓海軍官校軍事戰略教授。

Erik French博士是紐約州立大學布洛克波特(Brockport)分校的國際研究助理教授，以及美國在世界協會(America in the World Consortium)的合作學者(Affiliated Scholar)。

Reprinted from *Proceedings*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Linde Desmaele and Luis Simon, "East Asia First, Europe Second: Picking Regions in U.S. Grand Strategy," *War on the Rocks*, 7 August 2019.
2.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Country Analysis Executive Summary South Korea*, October 2020, 1.
3. Terence Roehrig, "South Korea: The Challenges of a Maritime Nation," *Maritime Awareness Project*, 23 December 2019, 1.
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Public Summary of Future Defense Vis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ROK)-U.S. Alliance*, 19 November 2019.
5. Kim Min-Seok, "The State of the North Korean Military," in *Korean Net Assessment: Politicized Security and Unchanging Strategic Realities*, eds. Chung Min Lee and Kathryn Botto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0).
6. Michael O'Hanlon, "Stopping a North Korean Invasion: Why Defending South Korea Is Easier Than the Pentagon Thin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no. 4 (1998): 139-41.
7.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 1 September 2020; LCDR James Turnwall, USNR, "The Navy Is Losing the Missile Arms Race,"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45, no. 11 (November 2019); CAPT James E. Fanell, USN (Ret.), "Strike Group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46, no. 3 (March 2020).
8. Yoji Koda, "The Emerging Republic of Korea Navy—A Japanese Perspectiv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3, no. 2 (Spring 2010): 8-11.
9. Robert Farley, "The South Korean Navy Has Big Plans Ahead," *The Diplomat*, 23 August 2019.
10. Jihoon Yu and Erik French,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 a Republic of Korea Nuclear Submarine Program?"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73, no. 1 (Winter 2020): 99-102.
11. LCDR Jihoon Yu, ROK Navy, and Erik French, "Why South Korea's Aircraft Carrier Makes Sense," *The Diplomat*, 27 March 2021.
12. Ian Bowers, *The Modernis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Navy: Seapower, Strategy, and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101, 133.
13. U.S. White House, *Joint Declaration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7 May 2013.
14. Department of Defense, *Public Summary of Future Defense Vision*.
15. U.S. White House, *U.S.-ROK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21 May 2021.
16. Uri Friedman, "How to Choos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t's Not That Easy," *The Atlantic*, 26 July 2019.
17. Darren J. Lim, "Chinese Economic Coercion during the THAAD Dispute," *The Asan Forum*, 8 December 2019.
18. Megan Eckstein, "CNO Gilday Signs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U.K., Japan Navy Heads," *USNI News*, 20 November 2019.
19. Hyonhee Shin and Joyce Lee, "Factbox: U.S. and South Korea's Security Arrangement, Cost of Troops," *Reuters*, 7 March 2021.
20. For a similar idea, see: LCDR Andrew R. Poulin, USN, "The Global Maritime Coalition 2.0,"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46, no. 3 (March 2020).